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十三回 投清流孝子殉慈母 施大法仙人拯危難

卻說李玄見孩子自言楊仁，因不能救母自投清流。忙用手一指，湖水皆凝。楊仁跳入湖中，宛如履在平地，不但未遭沒頂，衣服鞋襪也毫不沾濡。楊仁大驚，四面一望，只見一道人立在前面向自己微笑不已。楊仁心知此道必非常人，但自己志在必死，亦不暇為禮，只高聲嚷道：「是你這道長弄的玄虛麼？可恨極了！我自不願生此世上，才走到這條絕路上去，卻與你出家人何干！弄這頑意兒尋我苦人的開心。」說罷，號天啣地痛哭不休。李玄笑嘻嘻地走了過去，把楊仁衣服一扯。楊仁吃一大驚道：「你拉我則甚？」一語未畢，李玄笑道：「你再睜眼瞧瞧這是什麼地方？」楊仁聽說，不期睜大了眼，四處一望：「咦！說也奇怪，明明自己在湖邊尋死，怎麼一霎眼間卻到了一個從未到過的地方？朱門碧瓦，明窗淨几，宛然王者之居。四顧無人，只他和李玄兩人。李玄兀自朝著自己孜孜憨笑哩！」楊仁才知李玄果是真仙，疾忙拜了下去，大呼：「師父救命！師父救命！」李玄笑道：「你這人好胡鬧，大凡人生世上，自己總要有個主意，你方才拼命投湖，我貧道一念之慈，救了你的性命，你還怨我多事。怎麼一下子又求我救命起來？這不成了自相矛盾麼？」楊仁俯伏在地，苦苦哀泣道：「先時因不能救母，一時想不過來，迫不得自盡。雖蒙仙師指授，兀自想不明白。今見仙師實是上界真仙，一定能救我母。我母得救，小子亦可不死，所以變了念頭。懇求師父，萬望師父垂憐！」李玄笑道：「你真會纏，自己保了性命，還要救你的娘，我貧道哪裡管得許多閒賬！」楊仁大哭道：「師父不救我母，卻救弟子則甚？還是讓弟子去死在湖中，去得乾淨！」李玄大笑道：「你便死了，可能救得你母？」一句話倒問住了楊仁，一時回話不出。想了一回，方才下拜道：「弟子知道仙師必有救我母親本領，但求大發慈悲，速施援手。弟子死生原不足惜，但求老母脫險，雖將弟子碎屍揚灰卻也願意。」李玄歡喜道：「你可真心麼？」楊仁賭咒道：「若有些微虛假，願受天地誅殛，萬劫不得為人！」李玄笑道：「這便是了！你要去救你娘，正少一味藥兒作個引子。」楊仁道：「請問師尊，家母並不患病，因甚要用藥物？如要引藥，卻須哪裡去採？」李玄笑道：「不管是病非病，橫豎要我救命，這藥引是必不可少的。若說這藥要去市坊採辦，就花千兩黃金，未必有人肯賣。只憑你一點誠心，可不就分文而得！」那楊仁卻也聰明，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說個啞謎兒給師父猜。」李玄道：「妙得很！你卻說來。」楊仁道：「師父，這藥引兒不能外求，卻是遠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！」李玄大笑道：「好聰明人兒，這話準準給你猜透了也。來來來！我倆就此動身救你母親去來！」楊仁愕然道：「師父已知弟子的家楹了麼？」李玄笑道：「你再看看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楊仁抬頭一看，不覺嚇得目瞪口呆，拜倒於地，口中說道：「師父真天神也。」李玄笑著將他攙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且莫多禮！你既知我不是常人，也不請教我姓甚名誰？世上哪有你這等野人！請人幫忙，卻不知人家是什麼來頭！」楊仁聽了，不覺舉起一對小小拳頭，在自己額上狠狠打了兩下，說道：「師父，你看我這東西不糊塗得要死麼！幾次三番都要請教師父道號法名，卻總沒有說到，真個變成師父所說的野人了！」李玄笑道：「不必怨悔，如今很來得及。告訴了你罷，我姓李，俗名一個『玄』字，太上老君李耳，便是我的祖師。因見你有此孝心，立意要救你出險。出險之後，並要度你出世，你可願意？」

李玄說時，探著楊仁面色。只見他先是喜悅，之後漸漸變為憂容。李玄怒道：「我這樣成全於你，你還不知足麼？難道還不及跳在湖中做個不知鬼不識的溺水鬼麼？」楊仁忙含淚稟道：「不瞞師尊，弟子家事，師尊諒必盡知。弟子幼讀經書，頗識禮義，知人生百行，以孝為先，方才實因家母被劫，勢力不濟，知道無可如何才出此自盡之途。但若家母得救，而弟子卻隨師尊出家，為弟子本身計，正不知是哪世修來的福命！卻把個老母丟在鄉下，一則危險可慮；二則缺少甘旨之養，不為餓殍，也作凍鬼。此弟子更所以不敢自全而心有不足也。忤犯師尊，罪該萬死。還乞師尊大開鴻慈之路。俾弟子有以兩全，則萬分之幸也。」

李玄大笑道：「人說『人心不足』，果然！果然！我卻問你，譬如你方才身死湖心，或真應了你的誓言，非鏗骨揚灰不能救母，那麼救出令堂之後，又有何人代你奉養呢？」楊仁見說，只呆呆的流淚，半晌說不上話來。李玄吓了一聲，笑道：「不用女孩子腔了，快跟我來，見你母親去！」楊仁才知道以前種種都是李玄試探他的說話，再拜而起，卻問：「師父現在到哪兒去？小子才見上面這塊橫匾，曉得此地就是中山王府，就是劫我家母的中山王府！那王府總管牛靜就住在王府後面，他便是強劫家母的人了！卻怪，師父怎能把我帶進裡面來？既到此地，師父正好行事，又招弟子帶去哪裡？」李玄喝道：「不必多問，你且把眼睛閉了，我自自有妙用。」楊仁依言，閉住雙目。

不一時，李玄喝聲：「開！」楊仁把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四面一看，卻早換了一個地方。眼前捆著一個中年婦人，躺在地下，聲嘶力竭，喚的是：「我那楊仁兒，怎知你娘在此受罪啊！」楊仁一聽這話，不期五內如焚，也顧不得李玄吩咐，大哭大喊的抱住他娘，母子倆都疑是夢中相見。楊仁定了定神，見李玄已不在了，不覺慌張起來，道：「咦！師父哪裡去了？」他娘問道：「我兒怎得進來？你幾時又有什麼師父了？」楊仁才把上項說話訴說了一遍。他娘大喜道：「仙人不會弄人，他既允你搭救我們，自然不致失言。怪不得方才那班看守的人，一個個都像見鬼似的，跌出門去。原來都是仙師的法術哩！」因即舉手向空：「叩求仙師恩典！」楊仁也跪在地上，叩頭如搗蒜一般，只叫：「師父快來！師父快來！」一言甫出，李玄已在面前。笑道：「你們急什麼？答應救你們出去的，只是這個牛靜□分可惡，我要頑他一頑。令堂女流，不便久屈於此，可請先走一步。你卻在此，替我做個藥引兒，我命你怎樣，你就怎樣。不得違我法旨，你可辦得到嗎？」楊仁未答。

他娘先叩頭道：「仙師垂恩救我母子，真是再造深恩。我兒你快答應仙師，要你怎樣，你就怎樣去幹。違了師命即是背我母命，算不得我的孝子！」楊仁苦苦臉說道：「孩兒怎敢不遵師命，但不知師父救出我娘，卻把他安置在什麼地方去？」李玄揮手道：「不必多言，立刻叫你母子團圓不好麼？」說罷，向他娘身上一拂，綁著的繩索紛紛而斷。又一拂，身上所受鞭傷，完完全全平復，疤痕毫無。李玄召來黃巾力士：「速來把這位娘子送去西湖深處一個道觀內安置，不得有誤！」黃巾力士躬身受命，馱起這娘子，一陣風去得蹤影全無。李玄吩咐楊仁如此如此：「到危急時，我自在你旁邊隱身保護，決不教你吃虧！」楊仁見母親脫險，膽氣已壯，便一一允諾。李玄又舉手一指，把楊仁化成他娘一般，捆綁在地。

一會兒，那班看守的人也進來，個個稱奇道異，宛如做夢一般。有說：「方才不曉是什麼妖風，吹得我們昏頭漲腦。」有說：「這地方死人多了，多分是冤鬼作祟。明兒稟明總管，須要請個羽士來收拾收拾。」七嘴八舌，紛紛議論。楊仁聽在耳中，兀自好笑。一回兒，人說：「奶奶來了，又是來勸這位美人麼？」不一時，一個中年以上的婦人搖搖擺擺的進來，問道：「新來的美人在哪裡？總管爺□分多情，心中愛他得了不得。剛才雖是責罰了他一下，事後懊悔得了不得咧！你們瞧呀，這不是他要我送來止疼醫傷的丸藥，著我來伺候他吃哩！」說時已經走到楊仁身邊。

楊仁故意哼哼唧唧喊個不了。那奶奶見楊仁綁得和梭子一般，忙喝眾人：「怎麼這等不明道理，這時候還把夫人捆著，不怕綁壞身子，明兒總管爺降罪下來，有誰擔當得下！」眾人諾諾連聲，慌忙七手八腳把楊仁的繩索解下。那奶奶裝出□分媚態，敷衍楊仁，又把拿來的藥丸親自送給他吞了，才把總管爺如何相愛，如何有情，舌瓣蓮花的說得有聲有色。楊仁先自不語，後來便說：「要我依順，也須好好相勸，怎麼一言不合就把我打成這個樣子？既然據你說總管現在悔悟，我也感他誠意，可以從順於他，但要對他說明，我雖是民間寡婦，亦是大家出身，他要娶我，須祭告天地，並請王爺主婚，將來他要中道捐棄，我可找王爺替我出頭。」那奶奶聽了，滿口應允說：「這事一定可以辦到。王爺和總管爺雖有尊卑之分，卻如兄弟之親。總管爺說的話兒，王爺從來也不曾駁回半句。何況這等小事，王爺好意不給面子麼？娘子放心，統交在我身上。」說罷欣然而去。回頭又大聲切囑眾人：「好生伺候夫人，他明兒便成了你我的主人了，誰敢輕慢了他，仔細總管爺得知，誰也沒有第二個腦袋兒。」說罷，高一步，低一步的去了。

又過了餐飯時候，這奶奶再來復命說：「王爺那邊已由總管爺自己懇情，一定過來觀禮。今日正值黃道吉日，晚上就要成親。」

」楊仁也沒說話。於是奶奶親自動手，率領一班婦女替楊仁插戴冠服，大家笑孜孜地，專等吉時一到，就把楊仁簇擁出去和主人成親。楊仁胸有成竹，心無所患，爽爽快快的由著他們抱著，腳不落地的一窩風到了大廳之上。偷眼一瞧，只見鳳燭雙輝，燈紅彩綠，滿廳上人來人往，一個個喜氣洋洋，都準備著花燭了，大家就要放開肚子吃那總管爺一杯喜酒。這時那位總管爺也由中山王爺和一群賓朋陪了出來，和楊仁並排兒立在那張紅毯上，宛如串什麼把戲一般。但聽僮相高唱：「吉時已到。請新貴人新娘子交拜天地！」

就在這一聲中，李玄隱在楊仁身邊，伸手在他頂上一拍，喝一聲：「時機已到，莫替你娘代頂一個惡名！還不快快動手！」楊仁經他這一拍，頓覺膽氣大增，勇力十倍，伸開雙手向左右一攔，就把兩旁的賓客家人一古兒打了下去。一個個立足不住，直向後退。最可憐那位酒色掏虛的新郎和楊仁廝並立著，受這攔推之力亦最重，一著楊仁的手，覺得和泰山壓頂一般，向後一仰，跌了一個狗吃屎，口吐鮮血，動彈不得。一群家人見新人動蠻，大家發聲喊，一齊擁上。又持棍擋的圍住新人，只喊：「莫放走了妖婦！」楊仁大喝一聲，現了原形，卻是一個十餘歲的童子，赤手空拳抵抗眾人。無論什麼兵器，著他的身體都沒個不損缺的。楊仁的拳頭碰著別人，卻個個受不了，不是著傷，便是跌跤。楊仁一眼望見那中山王還立在上首大叫：「怪事！怪事！反了！反了！」李玄暗暗吩咐如此如此可退眾賊。楊仁一躍而上，把中山王當胸一把捉小雞似的拿來向地上一擯，擯得他發了一百二十個昏章。中山王大叫：「不干我事！不干我事！」楊仁重把他提了起來，數說道：「你為一國之主，縱容家奴強搶民間守貞孀婦，還敢替他主婚，還不算大罪麼？」中山王忙道：「這事原委孤並不曾知道，只曉得他納一女子為妾，可不曾曉得他作此犯法之事。如今請壯士釋手，容孤親來鞫問，辦他一名大罪好嗎？」楊仁笑道：「既如此，卻費你的心了。」李玄現出身來，把袍袖一拂，滿廳上一陣金光，四面不能相見，他倆即趁此駕起雲頭，高呼：「中山王聽了，我乃上界真仙，專在凡間察訪善惡，你既知過，恕你無罪。牛靜那廝定不能饒！你可從重處治！將他的家產查明，被他禍害的人家分別予以恤賜，也是你一樁功德。如敢隱庇，莫怪無情。我在空中三天內等候回信。」說畢駕雲而去。中山王慌忙率領大眾俯伏恭送，都道：「原來是真仙下降責罰牛靜，這廝斷不能寬恕，寬恕了他，連孤也要受天罰了。」當時召來校尉把牛靜送入獄中，訊明罪惡，斬首市曹，並出佈告，有那受禍之人准其前來說明事由，將牛靜作惡聚斂之財一律分給別人，了結這重公案。

這邊李玄帶了楊仁同至楊母所在的道觀中。母子相見，楊母宛如死別重逢，淚如雨下。楊仁究是孩子心腸，想起方才處分牛靜情事，不覺拍足打掌歡呼大笑。楊母怒道：「畜生恁般無禮，我們仰仗仙力，幸脫虎口。如今痛定思痛，傷心還來不及，我在這裡垂淚，你偏如此歡笑，這是什麼規矩！況且師尊在此，也不隨我拜謝，盡顧自己胡鬧，不該活活打死麼？」楊仁受責，慌忙伏地謝罪，說：「孩兒怎敢胡鬧，因思恩師處分那班小人，實在有趣，回想起來越覺好笑。」楊母怒道：「有甚好笑！還不隨我叩謝仙師去來！」楊仁慌又爬起，跟在他娘身後，向李玄一齊跪將下去。李玄慌忙回身避開。楊母泣道：「我母子若非仙師相救，這時敢則都到了鬼門關了！還能在世為人麼？光這一拜怎能報得萬一。我們回去必定供起仙師神位，朝夕叩拜，才表得母子一點誠心。」李玄聽了面紅過耳，支支吾吾的說道：「夫人千萬不要如此。出家之人，遇難必救，有善必施。今日之事總是令郎一點孝心所為，我貧道萬萬不敢居功。只有一言奉告，方才已對令郎說過，貧道因見他年紀輕輕具此孝心，根基本已不壞，再見他一身仙骨，全不著半點塵濁，此等人為官作吏大不相宜。最好跟我貧道作個徒弟，不出廿年，成就必有可觀。那時夫人無論見得到見不到，總之都有好處。方才令郎口雖允諾，心中卻以夫人為念。但仙家以忠孝為本，決無阻人斷絕母子之理。就是夫人日常生活，貧道也有法子接濟，總不令夫人半點吃苦。夫人，此乃貧道一點婆心，不知夫人可肯放心，暫時和令郎分手？」夫人聽了，沉吟多時，說出一番話來。未知如何說法，卻看下回分解。